

# 雅文原自俗文生

## ——陆澹庵致文怀沙

以前有一句常说的话:做任何工作,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但我觉得,这句话也许对文人不适用,尤其是过去的文人。

我发现过去的文人,生活非常丰富,他们虽说是居无定所,业无定式,看似四处奔波,或教书,或卖文,交游娱乐一样不少,活得滋润有余,而留下的著作也照样多多。譬如近日我读南社文人陆澹庵先生的年谱和日记,就觉得其早年经历之多,交游之广,涉猎之繁,所创之丰,还真不是今人所能做到的。澹庵公起初编报刊,写小说,主编《侦探世界》、《金刚钻报》等,所写的侦探武侠小说如《李飞侠外传》、《落花流水》蜚声海内外;他还研究电影戏曲,曾和洪深、严独鹤一同开办中华电影学校和中华电影公司,集写、编、导于一身;他又从事教育,与严独鹤一起创办大经中学;并先后在同济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医学院等校任国文教授,正始中学任校长等……虽说是文人书生,但仅凭手中一支笔,居然能使一大家子体面而小康地生活。昔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实在大谬!我估计发明这句话的如不是书生的过于自谦,那一定是文人的故意“示弱”以迷惑世人耳。

许多人知道陆澹庵先生最广为流传的,就是由他改写的《啼笑因缘》、《秋海棠》弹词,当时一传传唱,曾红遍大江南北。加之陆澹庵也写通俗小说,与一批“鸳鸯蝴蝶派”作家如严独鹤、平襟亚、范烟桥、秦瘦鸥、程小青等,过从甚密,所以当时的评论家也将陆澹庵归为“鸳鸯蝴蝶派”的一员。对此陆澹庵虽不认可,但一笑置之,曾也“顺水推舟”,以“愿作鸳鸯不羡仙”的诗句加以解嘲。其实,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陆澹庵先生已将自己的主要兴趣转到学问研究上来,他先后撰写了《庄子未议》、《列子补注》,并在研习书法之余,对金石碑版、小说戏曲作大量的考证。其时虽政权更替,然陆澹庵素不参问政治,也不入任何党派,故反倒可以躲进小楼,勤于笔耕。就在“文革”前的这十多年里,他写了《汉碑考》、《隶释隶续补正》、《汉碑通假异体例解》、《古剧备检》、《水浒研究》、《说部卮言》等多种学术著作,在那个参考书籍有限、更无网络可言的年代,又居然以一人之力,编就了《小说词语汇释》和《戏曲词语汇释》两部大词典,真可谓硕果累累。

从通俗的“鸳鸯蝴蝶派”到文史的“考据派”,这都是文人先“爱一行”才“干一行”的陆怀,喜欢读史记周游的,并不妨碍同时也爱看武侠和言情。晚年的澹庵公,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沉浮,曾有四首自题诗,恕不一一照引,就其四云:“雅文原自俗文生,陋士无端别重轻。曲子稗官从我好,任他媚笑与讥评。”表明了作者从己所好,非关雅俗的独个人性。

陆澹庵的《水浒研究》,一九五四年夏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后,反响颇烈,此书于一九五七年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重版了一次,每版均印有数万册,可见受读者之热捧。这本著作陆澹庵署的是笔名“何心”,为之作序的则是“燕堂”。燕堂者,即如今鼎鼎大名、虽百五高龄仍尚健在的文怀沙先生也。据印家陆康先生言,祖父澹庵公写信皆留底稿以备查,在几册信函手稿中,就有前后两通“复文怀沙”的信,皆和《水浒研究》一书有关。承陆老师之厚爱,将已珍藏了半个世纪的澹庵公手稿,慨然借我。果然查得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和九月廿四日两札,因是作者自留的草稿,故字迹潦草,涂改之处颇多,几经辨识,终得以识读十之八九。现将九月廿四日一信录之如下:

复文怀沙 九月廿四日



怀沙先生:  
读九月十九日赐书,先生在百忙中多所指示,具见惠爱之殷,甚感,甚感!

拙作颇多批驳,我自自知甚明,但“文史刊”所指斥,似未能洞中肯綮,诚有如先生之所例举者,此外,如拙作初版发刊于一九五四年七月,而集刊则谓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出版。值得我们注意的昔人云:“搔痒不若誉何益,入木三分骂亦佳。”读“文史刊”批评,每有未能入木三分之感,为之怅怅。

我几经考虑,觉仍以不说是为是。盖评而当,且馨香膜拜之不暇,乌能与与辨(辨)?评而不当,读者自能辨之,又奚待词费。至于彼文措词是否有失批评家风度,此更是彼之事,非我之事矣。我若稍加解辩,无论措词如何恭顺谦和,亦易逢彼之怒。譬之途值醉人,趋避不遑,尚犯之耶?

总之,今人方唯弄考证,而拙作适专从考证着手,根本既非,无论如何解释,终不能见谅于当世,不如默尔而息之为愈也。“文史哲”前期,曾对郭沫若先生有批评,而先生亦未尝有一审辨(申辨),我窃慕其雅量。读孔融论盛孝章书,振古如兹,于今为烈,空付一槩,似又未足怪耳。

先生期我甚殷,而我则老不长进,先生得无有“刘阿斗”之谓邪?一笑。  
率复。公暇仍请时 锡教言是幸。即颂 著祺!

读此手稿翰墨,尽管是逸笔草草,仍不禁对陆澹庵先生的书法大为叹服。其实澹庵公于书法艺术实践也是卓有成就的,只是他涉猎太广,诗词小说,戏曲文史等皆有专著,以致人们无论文论及他的书法。澹庵公精于汉隶,擅擅楷法,线条挺拔,气息安和。他的楷书虽脱胎于颜柳,但于粗细变化中遗貌取神,偶尔稍带点台阁之风,然敦厚却不板滞,庄重又不失灵秀。尤其是这些尺牍体的小行书,落笔清健随意,而雅逸婀娜之间还兼有一股金石之气。

此信是陆澹庵回复文怀沙前后两札的后者,前一函差不多也是此意,盖陆澹庵的《水浒研究》问世后,有评家于《文史哲》刊物上撰文批驳(即该刊一九五五年九月号《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到何心的〈水浒研究〉》一文),大概文怀沙看到了,附寄给陆澹庵,并致书让陆也写一篇文章反驳一下。由于陆澹庵觉得对方的指斥毫无道理,与之辩解很不值,好比途中遭遇一醉汉,“避之不遑,尚犯之耶?”所以,澹庵公两次函复均抱“沉默是金”之主张。信中提及“孔融论盛孝章书”一典,是指建安七子之首孔

融向曹操写信推荐汉末名士盛孝章的故事,孔融信中有句“今之少年,喜游前辈”,或许澹庵先生也是借此寓今,故有“未足怪耳”之叹。

其时国内的文化界,正掀起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潮流,《文史哲》上这篇驳文就是把何心的专著放在此大背景下“一锅煮”,主要批判何心的“水浒研究”,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写,而是采用了胡适实验主义的“考证”方法和观点。该文洋洋洒洒近万言,最后论定何先生是“缺乏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态度和方法的指导”,希望作者“正视自己的错误和勇于批判自己的错误”,并“欢迎何心先生的进步”。

平心而论,当时这类大批判文章相当厉害,其火力之猛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这里还真要佩服陆澹庵先生的明智与老练,幸好未听文怀沙的怂恿而匆忙应战,否则的话,很有可能就被“引蛇出洞”,落入一个难以脱身的政治泥潭中。

胡适的《水浒传考证》非常出名,陆澹庵《水浒研究》继承前贤,堪称并美。说来这胡陆之间,就“水浒研究”之话题还有过一段未曾谋面的渊源。五十年代后期,胡适读了何心的《水浒研究》后,曾打问“何心”何许人也?一次偶然的机会,胡适在宴会上遇到了陆澹庵的长女,在美国于联合国档案部任职的陆祖芬夫妇,胡适才获知原来“何心”就是陆祖芬的父亲,上海的陆澹庵。了解了很高兴,特意对陆祖芬说:“如果与父亲写信时,请转告父亲,他在书中驳正我的四点意见,我基本都接受了。”

这则故事数十年前曾有两篇以上的不同文章记载过,然都未说明究竟是哪“四点意见”,我翻遍陆澹庵先生的《水浒研究》,也未读到他有明确记载与胡适之先生商榷的字样。近日得闻,我把《水浒传考证》与《水浒研究》对话,终于恍然大悟,发现了所谓驳正的“四点”所指。

原来,胡适先生在《水浒传考证》中,是倾向于金圣叹可能依托某一古本,把前七十回定为施耐庵所著,后为罗贯中之续貂,故金圣叹腰斩了水浒传并非全无由来。而陆澹庵的在《水浒研究》的第二章《水浒传的作者》中,通过对两篇明代关于施耐庵的墓志铭进行分析,逐条提出了四大疑点,以论证此铭文应系后人伪作,不应采信,从而怀疑施耐庵作为前七十回作者的真实性……

考证的趣味就在于其错综复杂,于“公婆皆有理”的前提下很难一锤定音。水浒传的作者众说纷纭,争论至今,其实仍未尘埃落定。然而这则故事,却让我们从另一面领略到胡适先生的宽厚大度,以及对待学问从善如流的儒雅风范。

的老师,挑刺揭短,指导鞭策自己,不原谅自己,而且应该是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的书画印,我这一点可以做到:一件新作出来,可能会兴奋三分钟,有点成就感,但是三分钟以后我就能冷静下来找缺点,找不足,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刻的印,画的画,写的字,包括我写的文章,都不是很完美的。没有放一个星期以后还是找不出缺点的。我经常跟人家讲,我还会进步,我不是从盲目的骄傲的角度自负、自傲,我想,我既然还能够看出自己的缺点,剔除瑕疵,补短为长,这不就说明我还能进步吗?

那么,怎样来看待自己的缺点,看一次是不够的,要不断的来审视缺点,所以我今年八月又刻了一方印,实际上是摘用古人的话“三省吾身”,但我从艺术层面上讲,韩天衡你必须每天要多多评点自己的作品,你不断能够看到自己身上有缺点,见而改之,才能进步,如果认为自己作品已经是完美无缺了,已经是天下无敌了,那么对不起,你这样的一种观念它保证你永远做不了天下无敌,也肯定保证你会缺点越来越多,优点越来越少,吃败仗,走下坡路。所以从1965年到最近,我就是用这些自刻的印章、印文告诫自己,激励自己。

你老了,这是事实,但是你必须努力,你还必须要去前进,所以我感谢各位学者、各位领导、各位同学对我的爱护、鼓励,但是我还是这句话,我知道我身上还有很多毛病,你们没有讲我的缺点,不是我不在缺点,我把大家对我的鼓励看成是改正我缺点的一个前奏,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展览开了,这个研讨会开了,我就飘飘地感到确实自己了不起了,背上不该有的包袱。你们不为我抓缺点,我自己会老老实实在地、严格地把它抓出来,并努力去克服改进。如果老天厚爱我,十年以后再搞一个展览会,我一定要力争比今天的作品及其内含的观念有所进步、有所突破。



听了一天半好多专家、学者、朋友对我书画印作品作了较系统、较全面的讨论,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但是我这一天半坐下来感慨万千,首先想到是十个字。前五个字——“这是做梦吧?”第二句话也是五个字:“我有那么好?”因为来的都是我的朋友,都是有感情的一些学者,我的学生,他们勤奋地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写了总共有100多万字的文章,对写文章的甘苦,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的。我感动,我感激,我说那十个字,不是讲他们是乱捧场,他们写这些东西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经过推敲的,但我总是感觉到表扬有点过,批评则不足。但是里面有不少东西出于情感、情面,是尽往好处讲,他们没有点我的缺点,不免有些遗憾、失落。世界上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吗?任何搞艺术的,他就是可以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他没有缺点吗?他没有偏颇吗?所以我听了这一天半“成绩斐然”的“歌功颂德”,我觉得我是在做梦,我没有那么好,那么成功。我讲这个话绝对没有贬低各位的意思,各位对我的美意我领受了,对大家的感情我会记住一辈子。但我会神清醒地对诸位位的表扬,不骄不躁,放眼未来,继续努力!

跟诸位讲一点最近十年探求艺术的心路。我65岁的时候身体开始不好,我这个人对于病的态度始终是非常乐观的,你不能因为有病就不努力,病而忘艺、弃艺。那时,严重的腰痛,使我晚上没办法卧床躺下来,每夜都是坐在椅子上熬过去。个把小时都会剧痛,人得拉起来,站一会儿然后再坐下睡觉。冬夜里,上面戴一个大的皮帽子,全身穿着羽绒衫裤,我太太用绳子把我上身绑在椅子上,怕我睡觉跌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放弃艺术,白天依然以书画印排解苦痛。从那年我先后刻了多方励志的印章,它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艺术的心路。在身体这么不好,走路都要用助步器的情况下,这两年,我自付

### ●韩天衡

## 我有那么好吗?

### 在“不逾矩不——韩天衡学艺七十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我刻过一方图章“老学生”。我从4岁学写字,6岁学篆刻,我一直是很努力的,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我也没有什么吃喝玩乐的嗜好,我的心思都是用在艺术上,所以尽管在那样的身体情况下面,我还是要做好一个“老学生”,我还要学,我还要前进。后来过了两年,我又刻过一方图章叫“老大力”,昨天开幕式也讲了,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讲,其他行当也一样,学习是世界上唯一吃不饱的东西,是唯一可以多吃多占的东西,“我已经够饱了”,“我不要吃了”,在学习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资格讲这个话。小时候父母亲对我们子女十分严格,我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我父亲老是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一直都记着,但是我到了70岁了,“老大”了吗?“老大不努力”怎么办,“老大不努力”不是一辈子徒伤悲吗?所以我要不断地努力。人总是有梦的,我之后又刻过一方图章叫“老来多梦”,我还有点理想,我还想向上攀爬,让这美梦成真,我不能有点小成绩就歇笔封刀,安享晚年。

# 也说「任性」

海上刀郎

砚边杂谈

近日,翻阅《美术报》读到记者蔡树农撰写的文章《“心里话”不能任性说》。文中就全国某政协委员、曾演唱《说句心里话》的那位歌唱家在“两会”的发言提出见解。这位“某委员”也是中国书协会员。某委员说:“把书法作为艺术形式,是对汉字的一种亵渎。”“为什么书法界有大量的腐败?说实话,我自己都看不起书法界。一些人写的字很破,就成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成了什么文化协会副会长、副主席,丢死人了。”文章说,此言一出便遭到书法家的批评。“某委员之所以出书协,是他一定看到了线上线下的舆论对书法界种种腐败现象的口水笔伐,而类似他这样的书法水平能够入会中国书协,正与书法界腐败瓜葛颇深,他要找准机会和书法界‘决裂’了。”在文章的结尾作者直言:“心里话”不能任性说,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讲话要注意什么可以任性、什么不可以任性。笔者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不过,也产生了一些想法。

何为“任性”?据《新华字典》解释,“任性”是指放任自己的性子,不加约束,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要求无所顾忌地去做事。“任性”的流行应该说是从去年上半年开始的,虽然这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因为一桩事把它从“沉睡”中给拉了起来。据悉,去年4月,一位在宁波打工的江西人老刘,因在网上买了一款男性保健品,后来被人所骗,而老刘又明知自己被骗,还依然坚持向骗子汇出了54万元。更为不理解的是老刘说“我就是想看看,他们究竟能骗我多少钱!”虽然后来被公安局侦破了此案,但网友就此事进行调侃:有钱就是这么任性。于是乎,“任性”二字就这样任性起来了,这也许是当下语境中的一种“艺术表态”。

笔者观察,在媒体上“任性”二字出现的频率颇高,或许是因为领导人在讲话中使用过的缘故。仅与书法有关的标题就可列出一大堆,什么“书法莫任性,下笔须有由”;“少一点任性,多一点理性”;“让书法艺术在这里任性”;“书法课免费,就是这么任性”;“副局长上班时间练书法,任性何来?”、“展览也不要任性”;“有钱又任性的书法市场”等等。其实,任性不任性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像有人说的,你的“任性”让别人很生气!

记得在去年年底央视就此也推出了街头采访“你任性了吗?”,被采访的对象可谓褒贬不一。笔者觉得一个人有时来一点“任性”并非坏事,比如在学习和钻研书法篆刻上,没有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可能还真的不行,在敬畏书法经典上你不“任性”更不行。只要自己的“任性”不给别人添乱,不给工作添堵,不给社会添麻烦,也是无可厚非的。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可能或多或少“任性”过,只不过您的“任性”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说没有影响到别人的审美,或者是因为身边的人比较善良,他们用一种容纳的心态在对待和谅解。

当然,“任性”也是有底线的。如今,在“人人都有麦克风、处处都有摄像头”的时代,强调“任性”的底线是非常必要的。有这样一个“哥们”,他申请了一个公共微信号,为了展示自己的“好笔头”,命名了一个什么“论谈”,这位“哥们”因为从来没有当过“记者”,现在一下

坐上“总编”的位置,心里真是美滋滋的,而且很有一种“成就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评论谁就评论谁。有人问他,您的评论很“丰富”,知识面很广,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他说:俺是电大毕业的,什么都能写,写书法、写美术、写音乐、写戏剧……呵呵!笔者的朋友因为与他曾是同学,也转了几篇让笔者拜读,说真的读后无言。比如:写音乐人,他可以把地铁站的“歌唱家”写得像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演唱;写书法人可以把花鸟市场的“书法家”写得像王羲之、颜真卿。更有意思的是,朋友说他每次“发表”都希望大家去帮他转转,求转发,求扩散,求关注。这的确太“任性”了!

类似这样的“任性”事例可能在书法圈还是不少的。比如,举办书法展,有的人以“不差钱”为由,想怎么举办就怎么举办,今天与张三办展,明天与李四办展,无所谓展览的效果。前几天,朋友发了一则微信“又一个开幕即闭幕的书法展”,读后让人感到意外,这号称“不得了”的展览怎么也会如此?要规格有规格,要档次有档次。他说,开幕式当天是嘉宾云集,领导讲话,各大媒体齐聚,镁光灯闪烁不停……可第二天就门可罗雀了,悲夫!看来“接地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有时,笔者在想,即使为了书法的振兴我们也不能太“任性”,因为“发展也不能太任性了”。不妨大家回头看看,看看身边,看看周围,看看正在举办的或者即将举办的书法活动,可能您会发现在所谓推动书法大发展的旗下,的确存在着不少的“任性”。展览频繁,大赛不断,考级转圈,恨不得在“书法市场”上也开出一个“新三板”、“创业板”什么的,以为“发展”就可不顾其艺术规律,一股脑儿地“进行式”。也曾有人对笔者建议,是不是借报一角呼吁一下,书法的发展不要“任性”,而要“理性”!的确,中国书法的发展讲究更多的还是“理性”,如果“理性”没了,剩下的可能只有“任性”了。

看待“任性”有时也需要一种辩证思维。近日,在浙江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比较“任性”的书法个展,整个展览只用了“八小时”的时间,其效果出人意料。用媒体之言,这是传统书法与现代时尚的一次探索性呈现,目的是为了改变中国书法界的某些现状。展览不仅让观众从视觉上体验到了艺术的精彩,而且通过现场也让观众感受和体验到了书法与音乐的融合。看来,人不能太“任性”,人又不能没有一点“任性”,适当来点“任性”也是可以让人接受的,有时别人也需要你的“任性”,喜欢你的“任性”。

至于说“某委员”胡扯,笔者觉得也不能完全去否定别人,至少他“觉悟”了,认识到了“书坛”存在的不足。说他践踏了艺术,笔者也觉得中国的书法可能没有那么多容易被他践踏的吧?更不能简单地说你加入了中国书协就不能提意见,你提意见就不应该加入书协,应该退出书协,这是什么逻辑?这也不利于书协的健康发展,应该看到,善于发现自身的问题这是一种能力的表现。笔者以为不能因为在一条船上,就一个屁都不敢放了,就是放个屁也不会影响船的航行。假如放个屁的同时船翻了,你也不能去责怪别人,更不能说是因为放屁把船给弄翻了,关键还是我们自己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 ●李金河

## 不夜斋臆语(二十)

76. 轻度精神病成艺,重度精神病毁身,中度精神病介于成毁之间

梵高、石鲁、徐渭皆精神病患者也,又皆为大师级人物也。精神病艺术家有点轻度妄想、思维联想障碍与行为紊乱,败于科学,成于艺术。艺术即联想也,即混搭也,即极端之深刻也;艺术家即痴迷之人也,即精神高逸之士也,即放荡不羁之士也,故患轻度精神病之艺术家或可成就艺术。重度精神病患者割耳、刺耳、自杀,行为错乱,直至毁身也,毁身而无法艺术也。患中度精神病之艺术家忽有超前之精品出现忽错乱迷糊,危险分子也。精神病艺术家作品或呈亢奋、激烈、迷离、神奇之态也。其平素之扎实基本功在潜意识与扭曲精神之下展现另类精神世界与形式构成。然艺术家不必人人“精神”,“以痴为病”则止,精神还是为我所控为好。如若故意精神,则真无用之精神病也,艺术之神奇亦不光顾也。

77. 书之根在自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纲纪先生之书法美学研究为人诟病。其将大自然之具体事物对应具体书法点画,如“一撇是一把刀”之类,机械唯物论也。其实深一步想,书法之轻重、正斜、深浅无不自来自于人类对大自然之感受。由形入理而非由形(自然之形)至形(书法之形)乃确也。一个字斜了,因何感觉到斜?人类日常重力体验是也。颜体肥、欧体瘦,因何有肥瘦之称?人体之视觉经验也。若人类以前一直生长于无引力之太空,则视觉必不惧斜侧之态也。书之根在自然,但不是自然之实相,而是从实相中提炼出生理、心理感觉由形入道。艺术发自心灵又复归心灵,而人生长于天地之间,焉可脱离自然而言书?